

尷尬年代

徐开南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尷尬年代

徐开南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尴尬年代 / 徐开南著. —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
2005.12

ISBN 7-5059-5117-3

I. 尴… II. 徐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31387 号

书 名	尴尬年代
作 者	徐开南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2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王 军
责任校对	李小宁
责任印制	李寒江 王 军
印 刷	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印 张	9
插 页	1 页
版 次	200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059-5117-3
定 价	26.00 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

作者简介：

徐开南 男，一九六二年十月生于湖北监利，一九八三年七月到洪湖工作，曾先后供职于洪湖市委机关、洪湖市政府某部门，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写作，作品散见于各级各类报刊杂志，有作品入集。现任洪湖市作家协会主席。

尴尬年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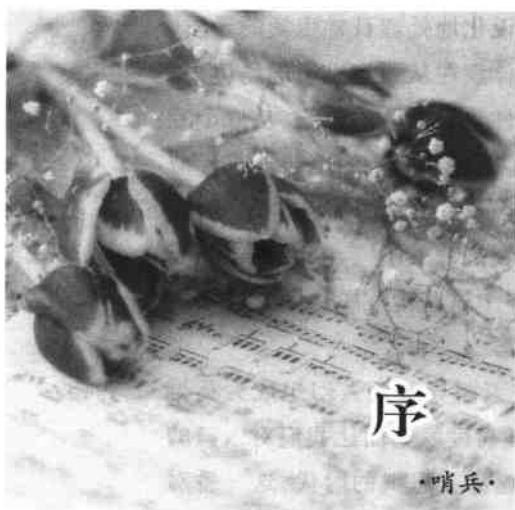
张开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责任编辑 王 军
责任校对 李小宁
责任印制 李寒江 王 军
封面设计 王 波





序

·哨兵·

如果真有可能,眼前的这本小说集也许可以让我们从时光的碎片里找回我们的过去。书的主旨仿佛是要流露出对小人物命运的终极关怀,而且这种终极关怀是隐忍、含蓄地表现出来的。这有点类似他乡邂逅老友后的小酌,没有虚情假意不受世故之累,只有心悸、惬意和恍然的欣喜,在人声鼎沸的街头找一间酒馆安坐好,你一杯我一盏地慢慢放倒对方,也心甘情愿地放倒自己。一个下午就那样无声无息地过去了,或许一天也就那样过去了,黄昏来临,两个人搀扶着,巍巍扭扭上路后,才发现总找不到各自旅馆的大门。这就是我读完这本书的感觉:些许的醺醉。

当然,书中还表现出误入歧途的迷茫和劫后余生的欢欣,涂抹了些许悲剧色彩,令人长久难以释

怀。书的作者惯于小说化地处理日常生活的矛盾，并且，他的能力集中体现在从司空见惯的场境中，轻而易举地挖掘到人性善恶美丑的根部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本书已超越了乐观或悲观的范畴。作者似乎活到了不知羞耻的份上，用鱼的嘴巴说爱，用蟹的喉咙嘀咕恨。他让我们哀其不鸣，怒其不争。压抑、愤懑、绝望、无奈……这些构成尴尬的必要元素无处不在。

在这个因理想破灭而导致人人幻想成为英雄的年代，在这个因科技高度发达而让我们对人口的“食物”保持怀疑、警惕甚至恐惧的时代，这一番对过去经验的回忆多少显得有点不合时宜。然而，书里的小人物却给了我们近乎奢侈的温暖和感动，作者也在我们心底重构了坍塌的道德体系之一角：真实；并立起了一杆衡量价值和意义的标尺：创造。但是，书中那些未能成为思想的浅尝辄止的探索，还有那些司空见惯的脸谱化的人物，就像一堆亟待清理的废墟，洁癖者会绕道而行。这正是作者企及的，他要体验创造性劳动带给他的挫败感和沮丧感，当然还有成功感。

本书的几个故事间没有必然的情节联系，均是单独成章。书中没有中心，像作者本人天马行空的性格，因而不存在为了主题和意志进行自我抗挣和呐喊的问题，一切不过是走马观花、随遇而安罢了。

作者没有受到语言的奴役，更没有做日常生活的俘虏，他的写作切入点确定在实实在在的生存境

遇中,并带着个人的心灵、记忆、敏感和梦想进入了
他当下的生活。从《一九九年的夏天》里的“我”到
《尴尬》里的“魏海”再到《傻乎乎》里的“舅舅”等等,
作者始终都在解答“我与生活的关系”这道我们无
时无刻不面对的难题。他尽管没有告诉我们答案,
却道出了他做为一个正常写作者应该承担的责任:
替个人找出生活的可能性。因为生活可以把一个人
变得平庸,同时也可以把一个人变得伟大。

作者以淳朴和坦诚娓娓道出了他在周围世界
里遭遇的种种尴尬,并不是以挫败、沮丧和心灰意
冷而告终的,而是以切肤之痛,一种对底层生活里
的麻木、丑陋甚至卑鄙的切肤之痛来宣告结束的。
其中的艺术价值非得剥除故事的外衣才可发现。藏
在乡村牲口棚里和县府大院的花园等场境里不合
逻辑的、匪夷所思的情节,往往令人对作者异常丰
富的想象力和对生活深刻的洞察力发出由衷的惊
叹。在本书中,所有象征和隐喻全被文字的利刃剔
去了伪装,被这位小公务员毫无保留地、血淋淋地
摆放在读者眼前了。

《尴尬年代》正是一把锋利的手术刀,它割掉了
生活里的麻木、丑陋和卑鄙。该书发出的寒光已触
及了这些自以为是和津津乐道,触及了一个时代的
病灶。

8/4/2005

目 录

序	1
尴尬	1
绝招	62
腊月有案	66
老鳖	87
傻乎乎	112
区长	132
咖啡	140
说给鱼听	156
新能源	222
癣	226
1999 年的 夏天	250
跋一	274
跋二	276

尴尬



—

1

临近午夜的时候，一辆从省城来的老式客车，悄无声息地滑入了县城车站。深夜的车站几乎没有灯光，影影绰绰的五六名乘客从车上下来，就象投入深渊的几尾小鱼，眨眼就匿迹于水一样的夜色里。魏海穿着一件看不清颜色的风衣，最后一个从车站走了出来。夜风有点清冽，他拉起风衣的领子，一双眼睛就躲藏在那衣领的下面，偷偷地向四周逡巡。他看不出小城有什么变化，一切都似乎和他离开时一样的死寂和清冷。时令虽说刚入秋不久，但初霜已给小城的夜晚平添了几分寒意。三五盏路灯昏昏黄黄，那光晕被浓浓的夜雾缠成一团，看上去仿佛恹恹的秋葵耷拉在寂寞秋风里。夜风刮动路上的枯

叶,不时发出“砉砉”的声响,更显出几分清冷,魏海不由得裹紧了风衣。此时此刻,城镇已进入酣梦,街上连条狗都没有。独行于夜深人静的大街上,魏海觉得自己简直有点鬼鬼祟祟。如果是衣锦荣归,谁不愿意选择一个大白天回来?挑这么一个时候回来,魏海也是出于无奈。人在落魄的时候,往往特别需要隐藏和躲避,而夜色,有时就好比一块遮羞布,给人一些安全感。

一路上没有意外的情况,只是在经过大院门房时,碰见了办公室秘书小秦。魏海一时显得有点尴尬,似乎有什么事情怕被他看出来。好在这个小秦平日言语就不多,见了魏海后虽有些惊讶,也只不过是公式化地打了个招呼:“呀,魏主任回来了?”如果换了别人,拉住他热情地问长问短,那样魏海真担心自己会体无完肤。

走进那栋熟悉的单元楼,魏海心下稍安。家里没有灯光,妻子白琳和女儿小梦想必早已熟睡。魏海就用钥匙去掏门,掏了几下,却掏不开,一看钥匙又是对的,看来门被反锁了。魏海心里猝然紧张起来:自己这么长时间不在家,妻子该不会耐不住寂寞



吧？如果这样，那就是把他逼上绝路，自己的倒楣运可算是走到了顶点！这年头，留守女士守不住自己，早已不是什么新闻！魏海无力地靠在门上，一时失去了主张：是敲门呢，还是不敲呢？他抖抖索索地掏出香烟，颤颤地点燃。烟雾中，一种不堪的画面在魏海脑中一闪一闪，魏海觉得双腿发软，整个人就一直往下沉……

吸罢一支香烟，魏海缓过一些劲来。在门外站一夜总不是个办法，万一这时候有人上下楼看见，魏海还真不知道该如何应付。管他妈的，所有倒楣的事，要来就都来吧，魏海已顾不了那么多了。他舞起拳头，重重地擂在门上。

随着几下擂门声，房里的灯“叭”地一下亮了。“谁呀，这深更半夜的？”是妻子白琳的声音，听上去怯怯的，有点打颤。

“是我！”魏海没好气地道。

“老魏？”毕竟是多年夫妻，白琳一下子就听真切了，她嘴里叫着来了来了，魏海就听一阵踢踢踏踏的拖鞋声。门开了，白琳披着件单衣，看着魏海还有点发愣，半晌才说：“死鬼！回来之前也不打个电话！突然袭击的，查哨啊？”

魏海进来，下意识地瞟了卧室一眼，床上果真还睡着一个人——却是女儿小梦！魏海心里禁不住光火：“搞什么搞？掏半天掏不开！”

“你不在家，我和小梦害怕嘛！你要是不声不响地进来，也不怕吓死我们？”白琳也有点恼火地说。

“这样就不怕啦？”魏海自知理亏，嘟哝着，随看把手提箱丢在沙发上。

“好啦好啦，”白琳有点不耐烦地说，她动手帮魏海脱掉风衣，问他：“还没吃饭吧？”

“路上吃过了。不饿。只是累得要死。”魏海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似乎一点力气都没有了。

“那你先歇会儿，我给你弄洗澡水去。”白琳拍拍他的肩，就去卫生间弄得哗哗乱响。

魏海走到床边，看着熟睡中的女儿，一般疼爱之情油然而生，他情不自禁地伏下身子，去亲吻女儿的小脸蛋。

白琳走过来说：“嘘——别吵醒她，明天早晨还要上学呢。快去洗吧，一会儿水就凉了。”

等魏海洗完澡出来，白琳已把另一个房间的床铺好，躺在床上等他。魏海赶紧钻进被窝。半年多不在一起，魏海就有些猴急，伸手过去抚摸妻子。妻子说了声“死鬼……”就笑吟吟地不说话了。魏海一双手把妻子的身体阅读了几遍，已是热情洋溢，于是一翻身把妻子扳倒。关键时刻，却突然觉得自己不行了！魏海挺奇怪的：咦，怎么回事啊？白琳说别急，就帮他重新又温习了半天，魏海觉得似乎可以了，一动作却又不行了。如此三番五次，越急越不行。魏海已是满头大汗、气喘如牛。白琳也被折腾得够呛，奇怪地问他：“你到底怎么啦？”魏海沮丧地说：“妈的，我也不知道！”白琳说：“人家都说小别胜新婚，你怎么就不行？八成你在外头快活得很吧！”魏海生气道：“别胡说八道！我是那种人吗？”白琳嘤嘤地哭起来：“那谁知道？以前就算我不管，还有组织管你，你现在天马行空的，还有谁管你？”魏海火了：“你烦不烦？兴许是好久不在一起的缘故，不灵光了。就是洗衣机电冰箱，搁久了不



用,不也出点故障嘛!”一句话使得白琳破涕为笑:“结婚之前,你二十几年没用过,也没说不行!”这句话把魏海弄得哭笑不得:“你真二百五,新的能跟旧的比吗?”两个人都笑了,却有点涩涩的味道。

笑罢,白琳推了魏海一把:“喂,你怎么就回来了?过年还早着呢?”

一句话勾起了魏海的不快,他浅浅地一笑说:“睡吧睡吧,明天再说!”

白琳很敏感,立刻觉得有些不大对头,她急切地追问道:“出了什么事?你好象有什么事瞒着我?”

“没有!”魏海不耐烦地拉长了声调。

“不对!肯定是出了什么事!”白琳的精神由于紧张而变得兴奋起来:“你告诉我,到底怎么回事?”

魏海心想:既然回来了,也就没有必要瞒她。迟早总是要告诉她的,既然她求知欲这么旺盛,不告诉她点什么,就很难过今晚这一关。于是,魏海吞吞吐吐地说:“那边的事情,大都不适合我,我也觉得没多大意思,还是想回来上班……”

“什么!回来上班?”白琳冲动地叫起来,“你开什么玩笑?”“我仔细考虑过了,回来是最明智的选择,”魏海笑了一下,“当初,你不是也反对我走么?这一下不正好遂了你的心愿?”

“当初是当初,现在是现在,好马还不吃回头草呢!你也不怕别人笑话!”白琳抢白道。

“看什么笑话?我又不是刑满释放回来的,你纯粹是危言耸听!”魏海颇不以为然。

“比那也强不了多少!我的祖宗,你怎么这样不争气呀?”白琳说着说着都带哭音了。

魏海有些上火:“我走,你不同意;我回来,你又不高兴!你到

底什么意思？真是莫名其妙！”

“好好，我莫名其妙，那你又算什么？”白琳从床上坐起来：“干部不当了，饭碗不要了，下海去打工——你说机关里头有几个你这么傻的？当然，你会说都是被人逼的，这一点都不假，可正因为你是被人逼的、被人害的，那就更应该争口气，不混出个名堂就跟老子不回来。你看人家出去的那些人，哪一个不是混得人模狗样的、回来时风风光光？你以为那是什么？那光是为了显摆？还不都是憋着他妈一口气呀！可你倒好，就这么深更半夜偷偷摸摸溜回来，这算什么？通缉犯啊？你这不是成心让人家轻贱你吗？你叫我这脸往哪搁？你还想回来上班？多天真可爱呀！等着吧，我看你回来上吊还差不多！”说话间，白琳三把两把穿好衣服，跳下床，到小梦那边睡去了。

魏海沮丧到了极点。他紧闭双眼，听任白琳把门摔得砰砰乱响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这一夜，魏海转侧不能成眠。

二

某一天早晨，中国人一觉醒来，蓦然发现迷失了他们曾经狂热的宗教。他们从最初的迷惘和恐慌中清醒过来之后，便开始了新的寻找、新的构筑。他们终于发现昨天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愚蠢、那么的荒诞、那么的可笑，这个世界原本没有什么值得他们崇拜，如果说有，那就是他们自己。于是，这个世界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梦想剧场，是一个人人都可以过一把瘾的舞台；于是，机会主义者大行其道，似乎这是一个人人都能成功的黄金时代。

当傻瓜也在崇拜他自己，当蠢才都在幻想成为英雄，不敢想

象,这个世界还能够安静下来。

这是一个旋转的世界,熙熙攘攘,纷纷
 繁繁,充满欲望、充满诱惑、充满躁动、充满
 争吵,五光十色扑面而来,令人眼花缭乱,
 万花筒在飞速地转动,潘朵拉的盒子也被
 打开,原始的本能和欲望反朴归真的过程,
 被认为是人类的觉醒和进化。一切都在不
 停地颠倒、颠倒,然后再重新颠倒过来。

外面的世界真精彩。

外面的世界越来越精彩。

行政机关一下子被推入了尴尬的境
 地。就象神被请下神坛一样,官贵民贱的观
 念受到强烈冲击,当官意识被淡化,为官者
 不再享有往日的荣耀和尊敬……第二职业
 悄然兴起,机关干部纷纷下海,中国大地上的
 行政机关里似乎已没有几张平静的办公桌!

不过,魏海的下海,似乎并非受了这股
 潮流的裹挟。他还不至于发展到“临渊羡
 鱼、退而结网”的程度,所谓功名利禄,中
 国人历来都把功名排在前面。魏海所接受
 的教育和他所处的环境,使他对名誉、地位之
 类倒看得重要得多。对于他自己所从事的
 职业,他甚至常常流露出一种少有的优越
 感,至今对它还怀有深深的眷念。他甚至觉
 得,那就是他的事业、他的归宿,除此之外,
 无论赚多少钱,他都不会有成就感。记得前